

我是 夏壳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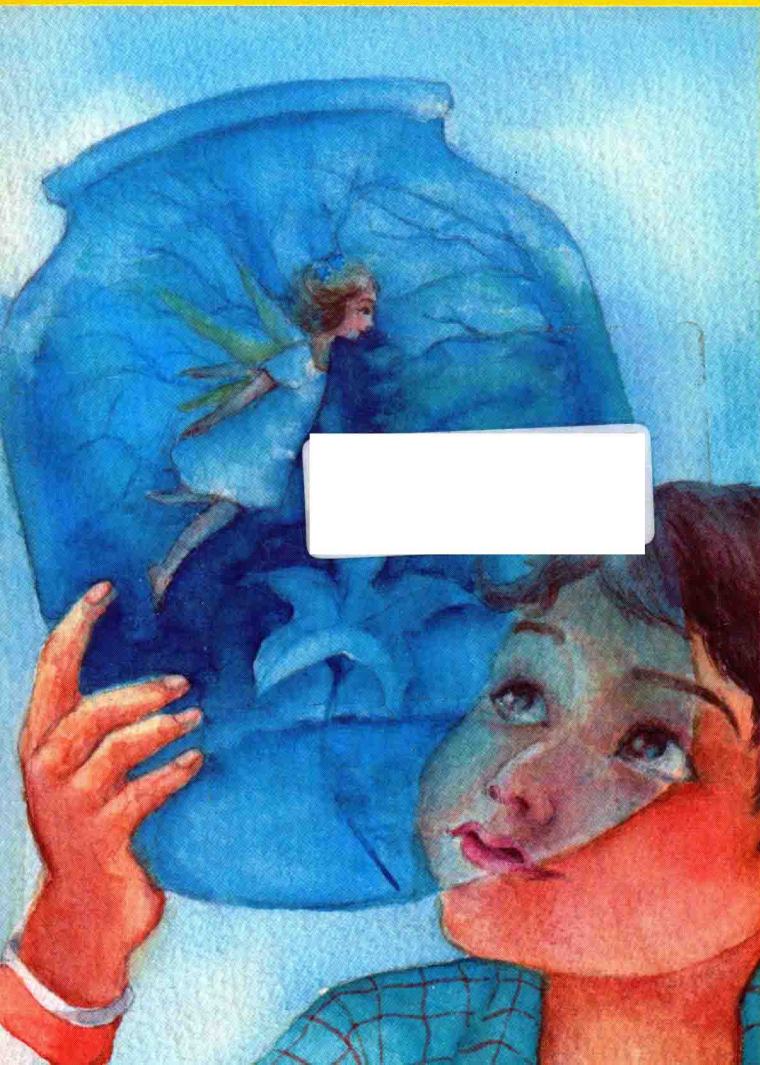
Wo Shi
Xia Keke

* 3 *

彭懿
著

Peng Yi
Zhu

小河
花妖



明天出版社

我是夏壳壳



Wo Shi
Xia Keke

* 3 *

小河花妖

彭懿 ⊙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河花妖 / 彭懿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5
(我是夏壳壳)

ISBN 978-7-5332-8862-4

I. ①小… II. ①彭…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9248号

我是夏壳壳 小河花妖

著者/彭懿

出版人/傅大伟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规格/155毫米×210毫米 32开 6.875印张 5插页 136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978-7-5332-8862-4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2098710

- 1 花妖女王请我把她失踪了六十三年的女儿找回来 1
- 2 牧羊少年黑皮 16
- 3 桔梗妖婆 24
- 4 什么，我是这只猫的孙子 34
- 5 你猜我在一棵名叫龙火的树上见到了谁 47
- 6 壳壳，爷爷的样子让你失望了吗 62
- 7 我和爷爷并排躺在树下，听风，听天边的滚滚雷声 70
- 8 山魈和花妖 75
- 9 老山魈 87
- 10 河里有东西 96
- 11 四把钥匙：浆果，绿蛾，山蟹和山魈王 106

目 录

- 12 我一手托着黑皮的爷爷，一手托着我的爷爷 114
- 13 山魈王，我不怕你 129
- 14 浆果，我怎样才能帮你回家 134
- 15 第一把钥匙：浆果的故事 148
- 16 他的爷爷……还是一只呆头呆脑的蛤蟆 167
- 17 第二把钥匙：绿蛾的故事 177
- 18 第三把钥匙：山蟹的故事 186
- 19 又见浆果 195
- 20 浆果回家 198
- 21 龙火裂成了两半，我爷爷纵马冲了进去 202
- 关于《小河花妖》的自问自答 205

花妖女王请我把她失踪了 六十三年女儿找回来

暑假第二天，我就去奶奶家了。

我本来是想第一天就走的，妈妈把车票都买好了，可是我没有走成。

倒不是我发水痘了，感冒了，腹泻了，或是遇到大雾、暴雨一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高速公路关闭了没走成，而是这天的一大早，不到六点，我的死党跳蚤一世，就是我的同桌水果突然打来一个神秘兮兮的电话，说要告诉我一个昨天夜里发生的“可能是梦，也可能不是梦”的离奇事件，而且这个“可能是梦，也可能不是梦”的离奇事件，还与我暑假去奶奶家这件事有关。

“不、不听你会后悔的。”他在电话里恫吓我说。

你说，他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可不退票吗？

我只好请妈妈帮我去退票。

妈妈正要出门上班，她接过车票，一脸疑惑地审视着我：

“不舒服？没有？那为什么要退票？你不是哭着喊着要早点去奶奶家的吗？可是要白白地损失百分之二十的退票费呀。”她心疼地晃了晃手中的车票。

我没办法说出实情，只好扯谎说死党们要给我开一个欢送Party（聚会）。

“欢送Party？”这下被妈妈抓住了口实，她提高声音讽刺我，“你大学毕业了？你要出国留学了？屁大一点的小孩赶什么时髦啊！还欢送Party呢，你不就是去奶奶家过一个暑假嘛，开什么欢送Party！要不要妈妈给你买一个大蛋糕啊？”

她后面一句话，当然说的是反话了。

在这窘迫的一刻，爸爸过来给我解围了。他打开大门，一边把妈妈往门外边推，一边护着我说：“壳壳说欢送Party就欢送Party呗，你问那么多干吗？你就不能给孩子留一点秘密的空间！壳壳都十岁了，总有不想让父母知道的秘密吧，你要学会尊重一个孩子的秘密才对……”

“哎哟，我们的夏门牙什么时候成了一个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了？”妈妈故意站住不动了，斜眼看着爸爸，用一种比酸梅汤还要酸一百倍的腔调问道，“夏门牙，你没有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吧？要不要我也给你留一点秘密的空间啊？”

“你看你扯哪去了。”爸爸继续把我妈妈往门外推，“一大清早你就叽叽歪歪的。不就十来块钱的退票费吗？我给你，我加倍给你行不？”

这句话说坏了，本来妈妈的一只脚已经伸进高跟鞋里了，可

她又抽了回来。这回是她把我爸爸推回到了屋子里：“说了半天，你果然是背着我有秘密呀！说，你哪来的那么多钱，是不是你写的幻想小说发表了？把汇款单都交出来！”

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最近我总看到爸爸天天晚上愁眉苦脸地坐在电脑前面，还以为他在写检讨，想不到他是在偷偷摸摸地写小说，而且写的还是幻想小说。

妈妈终于走了。

听着她那渐渐远去的高跟鞋的嗒嗒声，我问爸爸：“爸爸，你会结束你和妈妈那扭曲的婚姻吗？”

“你是说……我和你妈妈离婚？”爸爸显出吃惊的样子。

我点点头。

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海妖三颗牙，就是曾经被变成戴牙套的癞蛤蟆的任远远前几天这样问过他的爸爸妈妈。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他说他爸爸妈妈天天吵架，他被吵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和你妈妈的婚姻一点都不扭曲。”爸爸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我，“我们很相爱，我们不会离婚。”

我喜欢这个回答。

我好爱我的爸爸。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爸爸，还是我从食人妖公主的手里夺回来的。十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变成一只天牛的爸爸险些从窗口飞走了。真的，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呀，我差一点就永远失去爸爸了，我们家差一点就成了单亲家庭。不过，爸爸对自己的这次遭遇完全没有记忆，只是说自己好像打了一个盹儿，

迷迷糊糊地梦见一个可爱的小女妖对自己施了个小小的魔法，然后自己就变成一只昆虫飞了起来……至于是变成了什么昆虫，是天牛，是蜻蜓，还是蛾子，爸爸就说不清楚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遭遇给了爸爸写作幻想小说的灵感，我没有追问。这个早上，我突然涌起了一个冲动，想好好地拥抱一下失而复得的爸爸。于是，我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了爸爸。

我抱得好紧，仿佛我一撒手，爸爸就会变成一只甲虫飞走似的。

爸爸没有问我为什么，他只是轻柔地摸着我的后脑勺。

这天我是和我爸爸一起出的门。

时间还早。我和跳蚤一世约好九点在“闪电山脊”见面。他还通知了我们共同的死党海妖三颗牙。

海妖三颗牙原先挺嚣张，根本就没瞧得起我和跳蚤一世，更不齿于与我们这两个“问题儿童”为伍。他嫌我们没脑子。跳蚤一世这个怪里怪气的绰号就是他起的。这个绰号的全称是“大脑比跳蚤还小·一世”。他给我起的绰号也好不到哪儿去，叫“大脑比指甲盖还小·一世”。可是，自从一个多月前发生了“戴牙套的青蛙王子”事件以后，他对我们两个人就刮目相看了，整天像口香糖一样黏在我们的屁股后头。

你可不要误解了，我说的“问题儿童”，并不是说我和跳蚤一世是两个不良少年。不是，我们两个在家里和学校里都是听话的好孩子。

我这么说，只是想强调我和跳蚤一世与一般正常的孩子略微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我嘛，我有点想象力过剩，他嘛，呃——他脑子倒是确实有一点问题，患有轻度的阅读障碍。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怪物。我们是骨灰级的怪物爱好者。班上的同学都嘲笑我们是一对怪胎。我对怪物感兴趣，是因为我天生可能就是一个怪物。不瞒你说，我那住在乡下的奶奶一直声称她年轻时曾经嫁给过一个怪物王子，所以我身上流淌着四分之一的怪物血。跳蚤一世对怪物超级感兴趣，是因为他说他长了一双“天眼”，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怪物在我们这个世界进进出出。

闪电山脊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秘密基地。

其实，它就是一段窄窄的废弃河堤，没有听上去那么惊悚，只不过它呈现出一道闪电的形状，所以我把它命名为闪电山脊。

我以为我是第一个到的，可是当我钻进河堤斜面上那片芦苇丛里时，才发现跳蚤一世和海妖三颗牙早就到了。

上个星期日，我们足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这片芦苇丛里面搭了一座小帐篷。说是帐篷，其实就是一个四面露风的小窝棚。为了建造这个秘密的藏身之处，我们三个人还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的手都被锋利的苇叶割出了一道道的口子。我们先把一平方米见方的芦苇用脚踩倒，然后把它周围那一圈一人多高的芦苇拢到一起，用绳子扎起来，就搭成了一个馒头形状的小帐篷。虽然里头空间太狭小，勉强才能挤得进去三个人，但缩着身子坐在里面，我们三个人都很满足，有一种神圣感，因为这是一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秘密之地。

我猫下腰往里钻，头已经钻进去了，可还是被跳蚤一世给推了出来，因为我忘记跟他对暗号了。

“我还没问你暗、暗号哪！”

对于跳蚤一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他就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

“我忘了，我忘了。”我一边假装咬牙切齿地自责打耳光，一边退了出来。在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我都让着这个天生行为有点怪异的死党。

他开始和我对暗号：“嘟嘟和巴豆！”

我回答道：“喔的咯咯喔咯的。”

他这才让我进去。

“嘟嘟和巴豆—喔的咯咯喔咯的”是我们的接头暗号。

一开始，跳蚤一世提议要对暗号时，我和海妖三颗牙的反应还相当热烈。对暗号，太好玩了，这让我们的行动又带上了一点地下党的神秘色彩。

不过，我和海妖三颗牙很快就泄气了，因为我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暗号全部遭到了跳蚤一世的否决。我想出来一大堆乱七八糟好玩的暗号：鬼妈妈—鬼爸爸、青蛙—癞蛤蟆、屎壳郎—放屁虫……海妖三颗牙也想出来一大堆乱七八糟好玩的暗号：长江—黄河、地瓜—土豆、猪猪—虫虫……可跳蚤一世说我们两个人想的暗号太没创意，别人一猜就猜出来了。他说他妈妈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所以暗号只能由他来想。尽管我们都不太明白这和他妈妈是创意总监有什么关系，但我们没和他争，不就是一

个暗号嘛，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就让他偶尔发挥一下他的“聪明才智”吧。

跳蚤一世想的第一个暗号是“侏儒怪—鲁姆佩尔施蒂尔茨欣”。

你知道谁是侏儒怪，谁是鲁姆佩尔施蒂尔茨欣吗？

不知道吧？告诉你吧，我也不知道。

跳蚤一世说侏儒怪是图画书《侏儒怪》里的小怪物，有一次，侏儒怪让王后猜自己的名字，猜不出来就要把她的儿子抱走，王后在最后一天终于说出了侏儒怪的名字：“你叫鲁姆佩尔施蒂尔茨欣——”图画书？我们早就不读图画书了呀。只有跳蚤一世还在读。我在前边的故事里面说过，因为他患有轻度的阅读障碍，所以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他妈妈都会带他去一家专门治疗儿童行为障碍的诊所参加一个特别辅导班。那里有儿童心理治疗师和孩子们一起读图画书、互动讲故事。

他的这个暗号遭到了我和海妖三颗牙的一致反对。没办法，“侏儒怪”还好，“鲁姆佩尔施蒂尔茨欣”又长又拗口，我们俩跟着他念了好几次都没有念好。奇怪的是，别看他平时说话结结巴巴的，可念起这个名字来一点都不结巴。

跳蚤一世想的第二个暗号是“嘟嘟和巴豆—喔的咯咯喔咯的”。

这个暗号也是他从图画书里搬过来的。他说嘟嘟和巴豆是一套系列图画书里的两只小猪，嘟嘟喜欢出门旅行，巴豆恋家，他们两个住在一个名叫喔的咯咯喔咯的的地方。“什么喔喔

咯咯的，这么长！听上去像公鸡打鸣不说，记也记不住……”我们刚表示反对，跳蚤一世就急了：“这个暗号好，绝对是我的独创！喔的咯咯喔咯的好记，押韵，只要多念几遍就能记住了，不信你们试一试。”咦，还真别说，喔的咯咯喔咯的，喔的咯咯喔咯的，是挺押韵又好玩的，才念了两遍，我们就背下来了。

“说吧，”一钻进去，我屁股还没着地，就开始催促起跳蚤一世来了，“快告诉我发生了一个什么‘可能是梦，也可能不是梦’的离奇事件吧。”

“我说出来你绝对不、不会相信！”他转过脸来看着我。

“信！”我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不信我能退票吗！”

“那我开始讲啦？”他又问了我一遍。

“别再卖关子了，讲吧，只要你不结巴就行。”海妖三颗牙说完，又用舌头尖舔了一下他的牙齿矫正套。

我朝跳蚤一世看去。

不对，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不是在吊我的胃口故意不往下讲，他是太兴奋了。只见他不停地咽唾沫，还用一只手压住胸口平定情绪。看他那胸脯一起一伏的样子，就好像是他半分钟前才从一个奇幻又刺激的世界里脱身似的。

这个时候你催他、逼他没用。

我连忙把躺在地上的海妖三颗牙拉起来。我们俩坐直了身子，竖起耳朵。这样至少能营造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你可以开始讲了”的氛围。

“你们谁有水？”还没讲，他已经紧张得口干舌燥了。我只

好说我带了。我起身钻出帐篷，从自行车的篮筐里拿回来一瓶矿泉水，递给他。

他咕嘟咕嘟地喝了大半瓶，用手背在嘴上抹了一把，这才讲了起来。

“半夜里，有一根绿色的指头轻轻敲门，从此我就掉进了一个黑暗的诅咒之中。不、不好，这个开头不好，没有那么恐怖……”他摇摇头，又换了一个开头说了起来，“半夜里，有一个绿色的小矮人把我掐、掐醒了，带我走进一个从此改变我一生的房间。不好，这个开头也不好，没那么严重……”

“你那么夸张干吗，又不是写小说！”

我也被海妖三颗牙的话逗笑了。是啊，这真像是小说的开头。

跳蚤一世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皮，承认道：“为了这个开头，我都想了一个早、早上了。要知道，尽管我对你们说我有‘天眼’，能看到怪物出没，但这可是头一次有怪物闯进我的家里，而且还不止一个。”

一说到怪物，他的口齿就格外地流畅起来了。

“有怪物闯进你、你你、你家？”这一回，是我口齿不清了。

“而且还不止一个？”海妖三颗牙发出了一声呻吟。听上去他像是和我一唱一和，其实不是，他是嫉妒，他嫉妒总是有怪物不请自来找到我们头上。

“昨天晚上11点23分，在一分钟里一连发生了三件怪事。第

一件事是，我听到有人敲门。为什么我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一分钟之前，我妈妈的一个电话刚刚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妈妈在外地出差，她说遇上机场大雾，最后一个航班也取消了，她晚上回不来了。第二件事是，这个人敲的不是我们家外边的大门，他已经撬开大门或是窗户溜进了屋里，敲的是我卧室的门。第三件事是，这个人极矮，有多矮呢，站直了不会超过一只啄木鸟那么高，因为那个‘笃、笃、笃’的敲门声是从门的一个极低的位置发出来的。”

一口气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等待着我们的反应。

“这不是你编出来的故事吧？”海妖三颗牙紧张得抓住一根芦苇不肯松手。

这个开头太精彩了，我也不会呼吸了。我还是头一次发现跳蚤一世有讲故事的才能。他绘声绘色，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注意力给抓住了。

“你没害怕？”我问。

海妖三颗牙总算是缓过一口气来：“要是我一个人在家，早就吓瘫了。”

这是一个要点。

以前我可能没有说过，跳蚤一世家是单亲家庭。尽管他不说，但我们都知道他没有爸爸，班主任老师也知道。去年我们年级语文统考，别的班的作文题目都是《我的爸爸》，只有我们班换成了《我的妈妈》。没有人知道他爸爸是死了，还是和他妈妈离婚了。平日里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个话题。

可能是我们的激烈反应超出了他的期待，他满意地笑了，又接着说了下去。

“我没害怕。因为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个敲门人不是一个小偷。你们想啊，会有这么彬彬有礼的小偷吗？他要偷你东西了，还敲敲门跟你打一个招呼：‘对不起，我要偷你们家东西了。’而且，虽然隔着一扇门，他在门外，我在门里，但我就是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我冲下床，毫不犹豫地就把门给打开了。门外果然站着一个背着旧书包的绿色小矮人。你要问是哪一种绿色，我告诉你，不是苹果的绿色，不是猫眼睛的绿色，更不是毛毛虫的绿色，而是一种我说不出的绿色……”

“管他是什么绿色，反正就是一个小绿人呗！”这故事讲得也太啰唆了，照这样下去，一个上午也讲不完啊。我们只好打断他的话，求他赶快往下说。

“好，那我长话短说。话说……”

这家伙还真不知道从哪学来了这么多讲故事的技巧。我猜他一直背着我们在听电台里的长篇评书。

“我做了一个手势让他进屋，他却做了一个手势，让躲在他身后的花妖女王先进了屋，还说了一句：‘请，女士优先……’”

“等等！”我连忙叫停，“到底有几个怪物啊？”

“两个呀。”他瞪了我一眼，那意思是说：你今天没长耳朵啊。

我只好像白痴一样地傻笑赔不是。

其实，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他说到这个背着旧书包的绿色小矮人时，我走神了。你知道我想到了谁？对，就是那个长鼻子巨人。二十几天前的一个月夜，也有一个背着旧书包的小矮人半夜溜进我家，给我通风报信，送来了一张食人妖国王的悬赏通缉令。只不过那天他不是绿色的，而是棕色的。会不会是他为了从一个巨人缩小成一个小矮人，往身上涂那一大锅用“一公斤史前异牙龙的蛀牙、秃顶巨人头上的最后一只虱子、五个食尸鬼的头皮屑……”熬成的药水时没涂好，变成了绿色？

长鼻子巨人是我和跳蚤一世共同的朋友，上次在食人妖王国，他救过我们一命。

果然是长鼻子巨人，因为接下来跳蚤一世就说出了他的名字：“你们两个一定要问，你怎么知道她是花妖女王，而不是水妖女王呢？是那个绿色小矮人亲口告诉我的。对，绿色小矮人开口说话了，他说他是长鼻子巨人。我一开始还不信，因为他在怪物大陆那么高，现在却这么矮，可是一看他那根长鼻子，加上他又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就不能不信了。他指着坐在我的床上低头哭泣的女妖精对我说，她是花妖女王星海拉莉，今天他是特意带她来找夏壳壳的……”

这下，我又不得不插嘴了：“找我怎么找到你家去了，他们找错门了吗？”

我的调门有点高。我生气了，尽管我不知道应该生谁的气，我还是生气了，因为我错失了一次见到花妖女王的机会。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跳蚤一世在我的腿上拍了一下，示